

方成著

高竹堂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方
成
著

高价营养

湖南文艺出

〔湘〕新登字 002 号

高 价 营 养

方 成

责任编辑：周 实 欧阳强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4

字数：181,000 印数：1—6,000

序

漫画与杂文很相近，形式不同，却都属于评议性作品，也都有幽默的通性。今年初，曾和韩羽合作，仿“西江月”的格式填了一阕送《杂文报》，写的是：

杂文不是漫画，说来本是亲家，别看篇幅都不大，人们偏爱看它。

一个圈圈点点，一个勾勾划划，一样菜两样做法，味道酸甜苦辣。

既是亲家，自然会走走亲戚。于是我就和杂文打交道，写起杂文来。1987年曾出版了一本书，叫《挤出集》，大部是杂文和类如杂文的东西。现在又要出版一本，选的这些文章虽也是挤出来的，但不能还以“挤出”为名。该叫什么呢？文人雅士著书，取的书名总带雅趣。林语堂有《剪拂集》，黄苗子有《货郎集》，袁鹰编的一本，是讲喝茶的，也取个雅名叫《清风集》。我非雅士，写的尽是老老实实的大白话，不善雅词。既然和以前出版的性质相类，再来一本，那就还是老老实用大白话，叫《再来集》，或者干脆白到底，叫《再来一本》吧。朋友还建议，不妨学学别人出书的一种陈规，用书中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篇名作为书名，有利于发行。这建议也不错。随出版社编辑酌定好了。出版书不是越畅销越好吗？书名在这方面是起点作用的。

这本集子里收的多是杂文。因写惯了杂文，有人出书命我写序，写书评，写出来也类乎杂文。其中还有些文艺论述，不多。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前面讲过，杂文与漫画有幽默通性，所以谈幽默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杂文评议，自然对关系本行的事最为敏感，对书籍出版

发行工作一再提及，也顺乎常情；提的目的只有一个：请尽早改善。现在报刊上登的这类文章不是连年不断吗？再有讲我自己的，谈的是工作和生活问题，作为思想交流，我想读者会感兴趣。

我读书不多。看别人写杂文，旁征博引，头头是道，又文采斐然，很是佩服。我只会说大白话，那就大白话吧，文章旨在达意，还力求让人看得下去，更想能使人从头看到尾。果能如此，余愿足矣。为此，写时便很用心于开篇几句。有的文章已有腹稿，写来不会费大劲，但怎样开头却颇费周折，无非是想尽力引起读者兴趣，引他看下去。

文章在报刊发表时，有的顺手作一插画，有的没有。现在出书了，都加上插画，也是为引起读者兴趣。都自己动手，不需求人，倒也方便。

有两篇是写已故的朋友，不仅为寄我悼念之忧，也因为他们实在令人怀念。做人能做到令人怀念，可不容易啊！他们有值得学习的长处。《米谷的艺术》虽说是篇谈艺术的论文，也同样是寄悼念深情的。他是更值得怀念的好同志。

杂文和漫画里常带刺，这是它们自身的特性。对人民内部的讽刺，都是对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针砭，有利于社会进步。讽刺的艺术也因社会发展进步而得滋养，不断精进。讽刺和幽默是同胞兄弟，艺术上血缘相通。我写杂文还另有所图，意在锻炼文笔。漫画和其他绘画不同，是图文并茂的，有的作品甚至以文字占最重要地位。所以必须学会运用幽默讽刺文笔，因为漫画的标题和人物对话都须幽默。有人还善于在画中配上幽默诗词，为作品增色，创作思路也更加开阔。老画家华君武、廖冰兄在这方面都有所长，我是向他们学习的。

方成

1992年5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	-----

中国人的幽默.....	(1)	引进杂谈	(50)
谈“界沟”.....	(6)	“少女的吻”	(55)
“鼠味餐厅”议.....	(9)	深思之余谈学法	(58)
没准儿	(12)	祖传鞭炮声	(60)
行万里来的学问	(15)	因幽默价值想起	(64)
高价营养	(19)	且说张乐平画集出版	(67)
旧画重提	(23)	给出版编辑的一封信	(70)
由此推想	(26)	想出的文章	(73)
向丁老汇报	(27)	又一种“传帮带”	(76)
从幽默想到油抹	(30)	随笔随写	(78)
从“洋”说到“进口”	(33)	借题话旧	(82)
幽默的保护神	(37)	老九和老七	(87)
息事良方	(40)	文汇作风	(90)
手臭	(43)	我的幽默观	(92)
给统计学家出题	(46)	华君武的艺术.....	(101)

米谷的艺术·····	(109)	《中外科学漫画选》序·····	(167)
我们的相声·····	(114)	《爱情漫画》序·····	(169)
马得的新书·····	(121)	《自制家庭盆景》序·····	(171)
杰出的艺术开拓者·····	(125)	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174)
48 字“真言”·····	(129)	答客问·····	(177)
洋伯乐·····	(133)	我和新闻漫画·····	(183)
诚挚的漫画家·····	(136)	刻闲章记·····	(188)
高峰和我·····	(140)	从吃说起·····	(191)
我国的动画艺术·····	(145)	习惯成自然·····	(194)
谈《三个和尚》的幽默·····	(148)	谈好处·····	(197)
求景气·····	(151)	挤出的诗·····	(200)
文人说画·····	(154)	忆初恋·····	(204)
笑话的学问·····	(157)	我这样打发日子·····	(207)
笑和笑话·····	(160)	想不到的好处·····	(210)
《陈茶新酒集》序·····	(164)	毫不新鲜话读书·····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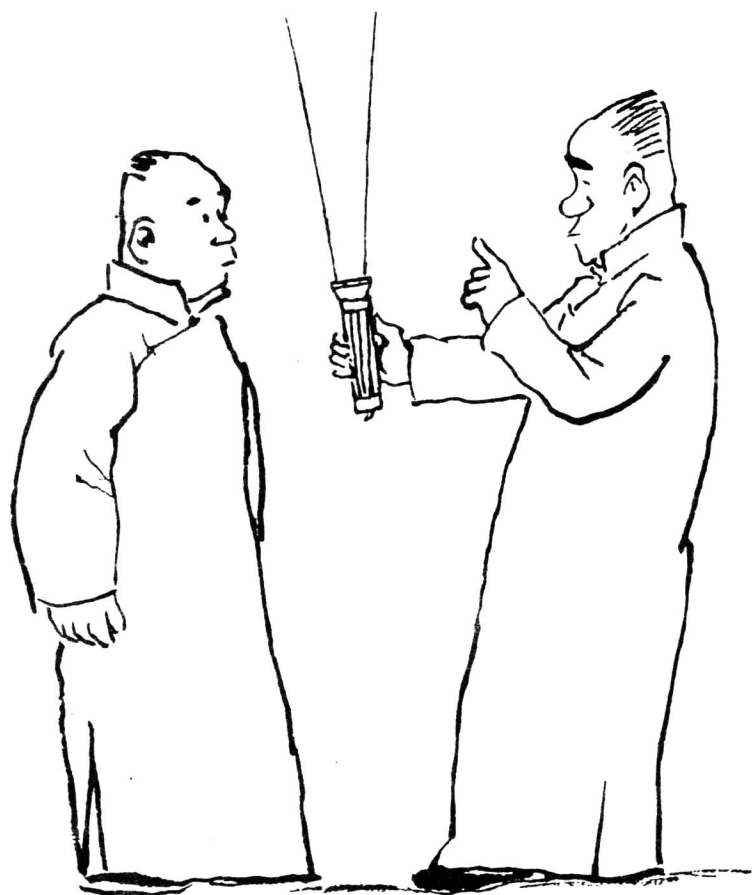
中国人的幽默

近十年来，我们报纸刊物上常介绍外国轻松谐趣的漫画和幽默对话。过去报刊上罕见的我们自己的幽默漫画和幽默对话，便也纷纷出现了。这些作品和早已流行的外国作品比较起来，自然不如人家的那么成熟。读者看来，觉得中国这类作品不像外国作品那么幽默，便以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其实不然。从我国历代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幽默确乎不很多，那是因为长期处于封建专制下所限。中国人并不缺幽默感。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深刻感受。

五十多年前遇见一件有趣的事，我印象极深。那时我在北京（那时叫北平）读书。一天，在中山公园大门外电车站上，见两个十来岁的小报童蹲在地上玩耍。一个问：“你能用十一横两竖写出哥儿俩的名字吗？”另一个想了一会儿，在地上画了一会儿，写不出来。前一个就说：“我能写！”我看他在地面上写的是：“王二王三”，逗得我大笑。这是孩子戏耍的幽默。

在那个“文革”期间，我全家被发配到河南叶县农村。一次到地里见麦子长得稀稀落落，就问一旁的农民。他指着那片地说：“这是卫生地！”一听我就笑了，知道他说的是不上肥的意思；那时农村主要是用农家肥——粪尿。这是农民的幽默。

五十年代之初，我上夜校学习俄文。时值冬季，校外有许多小贩。门左边卖水萝卜（俗称“心里美”）的吆喝：“萝卜，赛过梨啦！”恰好门右边有个卖鸭梨的，只听他吆喝一声：“卖梨啦，萝卜的价儿！”



你说你没醉。来，你顺我这柱子爬上去！

《中国人的幽默》插画 ①

人听了没有不乐的。这是小贩的机智和幽默。

谁都喜欢和相声演员、喜剧艺术家在一起，听他们讲笑话，欣赏他们机智幽默的言谈。他们爱开玩笑。他们的玩笑往往是出其不意，突如其来，看来似不经意，脱口而出，把人逗得不禁失笑，他们却面不改色，和说家常话一样。在天津一次相声艺术家的集会上，侯宝林在讲话中，表演京戏的一段唱，十分精彩。唱后他自谦不足，说：“岁数大啦，唱不好，就能糊弄人！”电台的老田说：“我听挺好嘛。”侯宝林说：“你让我糊弄惯啦。”逗得哄堂大笑。去年夏天，我看侯家院子里一个平箩晾着米，米里爬着许多黑色的米虫。我随口说一句：“哟，米里长虫子啦！”宝林说：“噢，这是我们家养的。”在一次纪念老舍先生的集会上，有人建议，请侯宝林、谢添和杜澎三人说一段传统相声《扒马褂》，请马三立导演。杜澎说：“不行，咱们仨凑一块儿可不好。”人问：“怎么不好？”他说：“侯宝林、谢添、杜澎仨人凑一块儿，猴、泄、肚（侯、谢、杜），猴儿拉稀啊！多难听！”这是喜剧艺术家的幽默。

我听说这样的小故事：黄永玉和彦涵到东四四条胡同去拜访余所亚。那时余家院里没有厕所（余所亚今已迁居），解手要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走近了，彦涵说：“好臭！”黄永玉说：“这才是正味儿。”又听说，一次开会，启功和黄胄同行，黄那时行路不便，拄着拐棍走。启功虽然寿高八十，上楼的时候，三步两步跑到前面去了。黄胄开玩笑，说：“你跑得真快，像兔子！”启功回头对他说：“怎么，你想跟我赛跑啊！”文人的幽默大抵如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觉到群众语言中的幽默。近十年来，人们普遍讲究时装打扮了。北京许多人比较保守，开始看不惯，管他们叫“业余华侨”。前些年在广州的一次小会上，一个人在发言中说广州漫画家太少，说是：“炒埋唔够一碟”（粤语：全炒了也不够一碟）这类别出心裁，幽默风趣的说法，中国哪里都能时常听到。

幽默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语言方式，语言文化发达的地方，幽

默就多。中国是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怎么会缺幽默呢！然而，要将幽默运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就不是件简单的事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侯宝林听到欧洲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小笑话，能就此编出一个艺术结构严谨，十分精彩的相声段子《醉酒》，使人百听不厌。要写出幽默动人的喜剧和小说，同样需要高度文化艺术修养，需要有丰富的文艺创作经验才能胜任的。此外，也须有一定的社会环境，使这类文学艺术种子生长在沃土之中，好结出丰硕的佳果。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吧。前面提到，我国报纸刊



《中国人的幽默》插画 ②

物很少发表显示画家幽默感的漫画（通称幽默画），只在近十年里才逐渐流行，画家创作经验无法和早已流行幽默画的欧美漫画家相比。四年前，香港三联书店约我编一本当代中国漫画——最近已出版，我特选那些幽默的作品辑之成集。这些作品都是在三五年里创作的。画家都是初次画这类的幽默画，虽然在绘制技巧上不像欧美漫画家那么成熟，但艺术构思之幽默，不下于西方漫画家。我国现在还没有专业漫画家，都是业余创作，而且画家人数并不算很多，能有这样的成绩，总会反映出中国人的幽默吧！现在相声艺术家不是已经收了好几位金发碧眼的西方外国徒弟，经常出现在舞台上吗？他们就是来向中国幽默家学习幽默的。您说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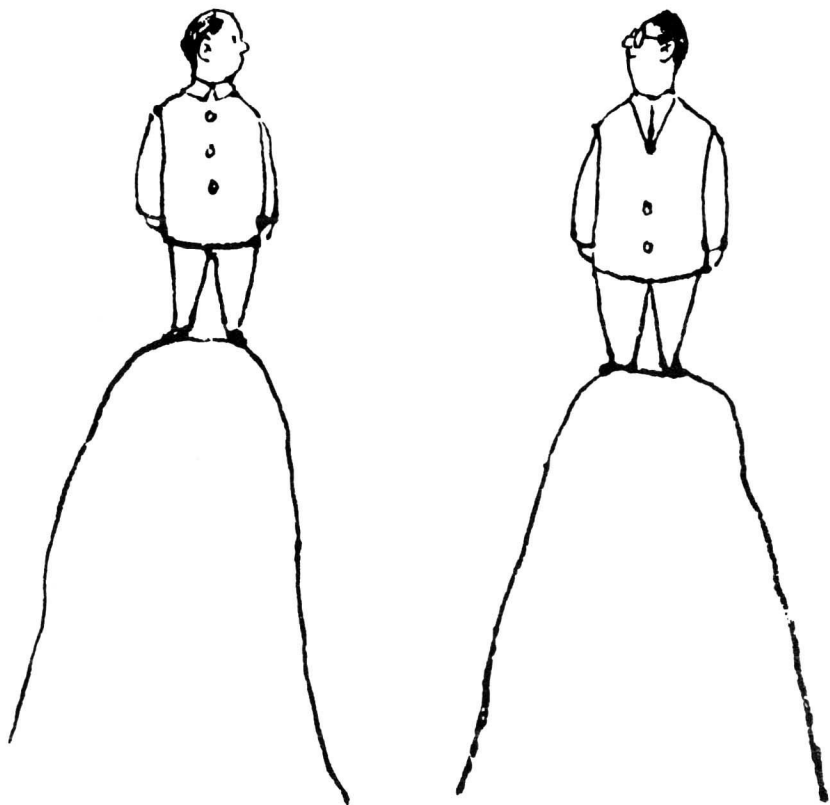
谈“界沟”

常听人说“代沟”，报纸刊物上也在论“代沟”，可见现在两代之间确是有沟的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大了，各立门户，不在身边，这条沟的存在，我倒没怎么觉出来。但对别的一条沟，我倒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

就在前几天清早，我下楼出门，见院里一位离休老工人在四周打扫。这已成他的习惯，看哪儿不干净，他都要管的。我以感激加自愧的心情向他说：“您真勤快！我可懒！”他说：“不是懒，是习惯。”我想，这话可说对了，我就是没有清整环境的习惯，家里弄得乱糟糟，桌椅见尘土也想不起去擦，地也不扫。一起床，梳洗过后就往书案那边奔，连假日也想不起去休息。所以，如果说懒的话，也只懒在家务劳动上。于是我又说：“自己也确实天天忙。不是画，就是写，没完没了。”他说：“离休了，就该休息。你忙什么？不就是为挣钱！”

这一番话可把我问住了。我没再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之间在这问题的认识上确有一条沟存在着。以前也曾遇到过一些人，谈起写和画，就和挣钱紧紧联上了。写出文章，画出了画，报纸刊物上登出来，就给稿费，稿费不就是钱吗？说挣钱也没错呀！可是，要说我是专为挣钱才天天那么忙，我却感到委屈。可见这个问题是颇为复杂的，这条沟还不窄呢。

说“不想挣钱！”连我自己也不信。张春桥那取消稿费论，我就



〈谈“界沟”〉插画

没赞成过，这且不说，在物价跃进之下的稿费基本稳定，我还有意见呢！在这问题上，我是“按劳分配”论的拥护者。

说“就是为挣钱”，像做生意那样出卖作品，作家艺术家们能同意吗？说鲁迅写《阿Q正传》，赵树理写《李有才板话》和报纸上发表那些讽刺帝国主义和“官倒”的漫画，都是“就为挣钱”，读者也不会同意。写了，画了，都有稿费收入，这可怎么说呢？许多不从

事文艺创作的人是不大理解的，这中间确实有条“界沟”。

我和我的老伴之间，也有这么一条“界沟”。我须看许多书，一进书店，就不会空手出来。家里到处是书，书柜里放不下，放桌上、箱子上，再放不下往地上放。她颇为不满，说：“买这么多书，你看得完吗？看完一本再买一本多好！”她不明白我研究理论，进行创作，还要买种种参考书和工具书，买一本外国画册要花一二百元，她更想不通了。

再说习惯。不爱干那些零碎家务劳动是习惯。可习惯不止一种，我还有另一种习惯，那就是几十年伏案工作惯了，闲来无事干真不习惯；人家来约稿，能干而不想干，这也不习惯。不习惯，那就干呗。听说许多老工人歇下来也不习惯，总得找点事干心里才痛快。干起来就忙，不同的是，我忙了就有稿费收入，沟那边的人会说：“就是为挣钱！”用嘴解释既然讲不清，于是拿起笔来写这篇文章。当然，如果发表了，又能收到稿费，但老实说，我写的时候可没想：“就是为挣钱”的。

“鼠味餐厅”议

思想不解放，真误人不浅！就说我吧，有个主张，在肚里（按习惯说法）憋了三十一年之久，没敢说出来。不是怕别的，怕的是人家会拿我们广东人开玩笑，因为涉及吃的问题。

广东人食欲之强早已名扬四海。几十年前就听说：带翅膀的除了飞机，带腿的除了板凳，全吃。这当然是笑话，但也具实情。我在家乡生活时间不长，可有些进过口的吃食，自己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希罕（恕我不公布）。不知道是否也属笑话，说有一种宴席上的名贵佳肴，名曰“三响”，那是初生的田鼠。何谓“三响”？曰：筷子夹起，那小东西吱的叫一声，一响；往调料里蘸一下，再叫一声，二响；送进口咬之，又叫一声，是谓“三响”。听来够吓人的。不消说，话里指的是我们广东人。

“三响”只是听说，鼠味我可尝过。那是在1958年，我在广东阳江县当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副社长。为买红薯（北京称白薯）秧，和几位农民乘小船去海陵岛，将启航，就发现船上有老鼠。这几位青年哥儿们真是快手，只半个多小时，两只大老鼠便捉拿到了，提交上岸，又半个多小时，他们笑眯眯地送来一碟香喷喷的炒肉丁：“老方，你尝尝！”我有点胆怯，但不示弱，从他们手里接过筷子，夹一块送进嘴里。细一品尝，很嫩，味如田鸡，于是又夹了一块，再不好意思多吃。当时就想，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妨鼓吹，拿来开馆子，不但奇味可居，又是灭鼠良策。于是鼠肉餐厅的设想就盘算好了，但



〈“鼠味餐厅”议〉插画